

2000年全球最畅销小说，行销38个国家和地区

● 海伦·费尔丁 / 著

● 田舒黎 / 译

单身日记 爱是空心菜



现代上班族一些不大不小的爱恨情仇，可大可小的压力与满足，或近或远的希望和梦想——这些我们每天都在经验和咀嚼的事物，成了书中这名女子生活的全部。

Bridget Jones: The Edge of Reason

2000年全球最畅销小说，行销38个国家和地区

单身日记

爱是空心菜

Bridget Jones: The Edge of Reason

● 海伦·费尔丁 / 著

● 田舒黎 / 译



南海出版公司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1-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单身日记：爱是空心菜/（英）费尔丁著；田舒黎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1.3
ISBN 7-5442-1818-X

I. 单… II. ①费… ②田… III. 日记体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0168 号

DANSHEN RIJI: AI SHI KONGXINCAI

单身日记：爱是空心菜

作 者 海伦·费尔丁（英）
译 者 田舒黎
责任编辑 袁杰伟 杨 雯
封面设计 康笑宇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5350227
社 址 海口市市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兴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2-1818-X/I·349
定 价 22.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 1 回味无穷的体验 / 1
- 2 肆无忌惮的海蜇 / 23
- 3 倒霉透顶的二月 / 57
- 4 苦口婆心的劝告 / 97
- 5 扑朔迷离两达西 / 123
- 6 别出心裁访达西 / 145
- 7 心绪不宁的单身族 / 161
- 8 异想天开的汤姆 / 181
- 9 危机四伏的社交圈 / 209
- 10 火星金星大战垃圾桶 / 235
- 11 厄运环生的泰国之旅 / 261
- 12 困惑迷惘的时代 / 297
- 13 好事多磨的鸳梦重温 / 321
- 14 喜忧参半的伴娘 / 345
- 15 超尘脱俗的圣诞精神 / 361

1 回味无穷的体验

1月27日 星期一

体重 59.5 公斤 (吃饱喝足睡好), 男友一名 (乌拉!)^①, 交欢三次 (乌拉!), 2100 单位卡路里, 用于交欢 600 单位。因此卡路里总摄入量 1500 单位 (很好)。

上午 7:15

乌拉! 疯狂的年代结束了。近一个月与成熟男性同床共枕业已证明, 我与异性交欢并不像先前那样惧怕。不仅不惧怕, 还觉得奇妙, 就像杰米玛·葛登斯密斯^②, 也好像激动的新娘披着婚纱去医院接收肿瘤切除手术, 而大家却以为她要去跟伊朗国王上床。哦, 马克·达西翻了个身。也许他就要醒来, 要征询我的感受。

马克·达西还没有醒。我就知道, 该起来给他做顿奇妙的早餐, 煎香肠、蘑菇炒鸡蛋, 也许来份意大利班尼迪克式的或者佛罗伦萨式的炒蛋。

弄清楚究竟什么样的炒蛋是班尼迪克式的, 什么是佛罗伦萨式的。

不放蘑菇还是不放香肠?

① 乌拉, 欢呼的声音 (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

② 上卷中提到的女艳星。

鸡蛋？

哦——再考虑一下——牛奶。

还没有醒，唔，他的样子真可爱。好喜欢看他睡态：性感的宽肩膀，毛茸茸的胸脯，不光是那件东西，脑子里的东西同样叫人感兴趣。

仍旧没醒，可别弄出声音来，哦，想起来了，或许可以靠弹弹琴来悄悄弄醒他，或许可以按……哟哟哟哟……

是马克·达西在床上打挺，伸懒腰，坐起身来，是他在大叫，“布莉琪，你能不能不要弹那鬼东西，我睡得正香你把我给搅醒了，去找点别的事做做不行吗？”

上午 8:45

在科因斯咖啡馆喝着卡普契诺咖啡，啃着巧克力羊角面包，抽着香烟。在露天咖啡店抽烟很惬意，但却是不太雅观。实际上与男友共处一室则更复杂，因为不能想在浴缸里泡多久就泡多久，也不能想在冲淋房待多长时间就待多长时间。你要考虑到别人接着你之后再清洗上班就要迟到。马克睡前剥下内裤，随手往地上一扔，东一件西一件的，衣服都撒落在床前的地板上，让人看着心烦意乱。今晚他还会过来，不得不在上班前或者下班后去趟超市，哦，不是非去不可，但就怕那事说来就来，可能以一种怪诞的基因返祖的模式，如此这般难以对莎朗言说。

哦，好奇怪，马克·达西怎么像父亲那样病恹恹的，打不起精神，不是错觉，那肯定是犯了俄底普斯那种病。

无论怎么样，不必心神不宁，也不必异想天开。

想知道尤娜和杰弗雷·阿尔肯伯特是否愿意让我们把大帐篷支在他们的草坪上用做接待来宾。

我的老妈走进我的咖啡间，大胆地穿着乡村式色彩艳丽带

着亮片的短裙，苹果绿的套衫缀着金饰扣，就像太空人出现在议会大厦眯着细眼，严肃地坐在前排。

“你好啊，宝贝！”她笑呵呵地说，“我这是上迪拜去，就知道你总是来这里用早餐，顺道来看看你什么时候去染染发。哦，我还是要杯咖啡吧。你想他们会给你热牛奶吗？”

“跟你说过我不想染发。”我支吾着，有点难为情，因为大家都在盯着你。一个阴沉着脸、脚步匆匆的女招待闪身而过。

“哦，宝贝，不要如此进退两难，你需要表明你自己，不要总在鸽子笼似的办公室里，编些没边的故事，聊些无聊的话题了。哦，你好，亲爱的。”

妈又进入了她的电视播放情景：不紧不慢，温情脉脉地说，“正在等着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们，让我们成为朋友吧。无须什么理由，就像在咖啡屋碰面，特别投缘。来，现在，告诉我，你知道吗？我想，我还是要杯咖啡吧，今早上我喝了好多杯茶，跟我的丈夫科林一起，我讨厌茶，讨厌得要死。你能不能帮我把牛奶加加热？我不想咖啡里加冷牛奶。我消化不良，我女儿布莉琪想要……”

真有意思，为什么父母都这个味，为什么？是不是绝望的成年人就乐意引人注目，显尊露贵？是不是我们城市族太忙乱，太会彼此猜忌而不能敞开心扉，友善相待？记得初到伦敦时，我习惯向每个人微笑，后来竟遭遇到一个男人在电梯里伸手探进我衣服后襟，调戏我，我才笑不出来。

“浓咖啡？里脊片？火腿片？脱脂咖啡？清淡些？”女招待含混不清地应付我们，一边把桌子上的杯碗盘碟拨到她跟前，愠怒地盯着我，好像是我让我妈招惹了她。

“清淡些的脱脂咖啡、火腿各一份。”我抱歉似地低声说。

“好傲慢的妞，她就不说英语？”望着女招待离去的背影，

妈妈鼻子里哼哼道，“这里真是个有趣的地方，不是吗？他们都不懂上午该穿什么？”

我顺着目光，看到邻桌上穿着入时的姑娘们。一个正在轻敲她的笔记本电脑，只穿了件吊带紧身胸衣，头上顶着贝蕾帽，另一个穿着网眼短装、短袜、超短裙，外套一件曳地驼皮风衣，戴着割草工的宽沿帽，朝着她手持的话筒干吼似唱着，“我的意思是，他说假如他再发现我抽大麻，他就搬出这套房，我喜欢，我高兴。”她的6岁大的孩子可怜兮兮地盯着一盆羊杂碎。

“那个妞跟她自己也说那种语言，”妈妈说，“你生活在一个奇妙的世界，不是吗？不想跟正常人住得靠近些吗？”

“他们是正常人。”我气鼓鼓地反驳道，点点头以示意街上不幸正有个身穿棕色家常服的保姆推着婴儿朝着这边走来，婴儿车里有两个娃娃。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你把你自已弄得一团糟的原因。”

“我没把自己弄得一团糟。”

“你就是，不管怎么说，你跟马克相处得如何？”

“好极了。”我顿时眉开眼笑起来。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你还没有跟他那样，是吧？他不是跟你结婚，你知道哇。”

嘻嘻，只要我跟男人约会，她总是试图迫我拖延18个月（迈尔克姆和伊莱尼的儿子离婚了，宝贝，孤独极了，有钱又有什么用？）我就觉得好像在参加军事障碍赛，翻墙，钻网，然后该给她抱回一个结着蝴蝶结的大银杯。

“你知道他们后来说什么来着，”她又扯开了，“她是块容易到嘴的肥肉，我的意思是当梅勒开始与帕切乌尔约会时她妈就是这么说的，千万要让他把那物件留着尿尿用。”

“妈——我抗议了，她的想象也太丰富了一些，要知道6个月前她还跟个葡萄牙游方牙医钳过一位体面人的手提包呢。”

“哦，我跟没跟你说过，”她打断我的抗辩，顺顺利利地就改变了话题，“尤娜和我打算去肯尼亚。”

“干嘛！”我大叫了起来。

“我们打算去肯尼亚！想象一下吧，宝贝，去黑非洲。”

我的脑子开始转动起来，一圈又一圈，搜索可能的解释，就像水果榨浆机，直到把果子榨成汁才停下来。老妈改做传教士了？老妈又租看了VCD片《走出非洲》，老妈是不是突然想起了《莽原》，打算去逮狮子？

“是呀，宝贝，我们想去进行科学考察，去结交马萨伊部落人^①，然后去海边旅游饭店投宿。”水果榨浆机咯噔一声停了下来。脑子想的是德国肥婆们在海滩跟当地黑人青年调情的情形。我冷静地盯着老妈。

“你不会再交个不三不四的朋友吧？老爸才刚刚甩掉朱利奥的阴影。”

“说真的，宝贝！我不知道事情会落到这步田地！朱利奥只是个朋友——一个朋友！我们需要交朋友，宝贝，我的意思是，甚至是最美满的婚姻，对一个人也是不够的。不同年龄的朋友，不同种族的朋友，人人都不得不在各方面拓宽自己的观念……”

“你们什么时候动身？”

“哦，不知道，宝贝，这只是个打算，不管怎么样，都得速去速回，Byee！（再见了）”

呸，9点15分了，早会要迟到了。

① 原文为 Masai，马萨伊人为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游牧狩猎民族。

上午 11:00 坐在办公室里

才迟到了两分钟，是不是运气不错。设法除去了外套，卷成球，造出已经来了几个小时的假象，让头儿们高兴高兴，只是耽搁了部门之间的紧急业务。以一副按部就班的姿态朝企划部走去，脑子里乱七八糟想的全是糟糕的白天电视节目的故事边角料——这里跳出只充气的塑料羊，屁股上的塞子漏气了，那里跑出个戴着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头饰的克劳迪娅充气娃娃，那里还会有块大告示牌，上面写着：同性恋女子，滚开，滚开，滚滚开——一路上想着，去见理查。一身运动式的便服，黑边贾维斯·科克尔眼镜，肥胖的身躯蜷缩着进了一个只有 70 立方寸的火箭式长筒子里，他正对着那群 20 来岁的不知干什么事的人群大吼大叫着。

“快点，该死的，你这个拖拉的布莉琪，又迟到了，”他一看我过去，张口就呵斥道，“我付你工资，并不是让你把衣服卷了球来装无辜，我付你工资，是叫你遵守时间，出出主意的。”

真的，缺乏尊重的日子，一天又一天，实在难熬。

“对了，布莉琪，”他大声对我嚷嚷，“我正在考虑新一代职业妇女。我正在考虑形象和角色，我想要芭芭拉·福利特来制片厂，找她来给玛格丽特·贝克特弄个新花样。花哨些，黑色短裙，长袜，我要玛格丽特的腿看上去很性感。”

有的时候，理查要让我做的事简直没完没了。有一天，我会发现自己正在劝哈瑞特·哈曼和苔莎·约维站在超市里，而我则迎面拦着过路的顾客，让他们识别谁是哈曼，谁是约维，或者我还会是在力图说服一个参与“明星追踪”的观众，赤手空拳在旷野奔跑，身后有一群狐狸追逐着。必须找到更为值得完成的工作。做名护士，也许还不错？

对了，最好给《劳工报》编辑部打个电话。床上镜头不断闪回，但愿马克·达西今天上午不是真的很烦心。想想看，在班上给他打电话是否太早些？

是的，《怎样争取你想得到的爱》一文，不，也许是在《保留你获得的爱》一文中这样写道，男女之间缱绻缠绵是一件雅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还是让他给我来电话吧。也许最好还是读读报，以便明了新的劳工政策以防玛格丽特·贝克特的角色摊到我头上。

理查是不是又在发脾气，骂人啦。“明星追踪”节目取代“职业妇女”，不得不去莱切斯特做现场播报了。肯定不会轰动。我确信，讲究实际的女人宽容，富有同情心。我的自我意识并不是因为我阅历丰富，老于世故，事业有成，而是因为我的内在，我相信宽容。上帝啊，天在撒尿了。真不想走出去，进入那个纷纷扰扰、熙熙攘攘的大千世界。

得到现场采访的活当真很好。大的责任——相对而言，显然不像是必须要决定是否对伊拉克发射巡航导弹，或者是在做手术时必须决定是否抑制主动脉，面对摄影机，询问猎狐人则另当别论，实际上有点像与伊朗人或者伊拉克人谈判的大使杰里米·帕克斯曼。

晚间新闻就有可能被安排上这宗“审讯节目”。

一系列特别新闻。快，快剪报……啊，电话。

要不要不去理睬它，但再一想，可能会是被采访者的电话吧：霍戈·雷拉特爵士“明星追踪”的猎狐人选，带着户外的各色装备。还是接吧，是玛格塔。

“布莉琪，你好！我正在打电话，要说，在厕所里，在厕所里，去厕所里，你倒是去呀！”

电话那头一阵咔嚓咔嚓过后就是流水声，夹着尖叫声，像

是遭人追杀，“妈咪，要打屁股，”“玛格塔，快点！”

“对不起，亲爱的，”她终于拿起电话说。“我打电话是要说……夹着去厕所呀，如果让屁股露出来，就会屙在地板上了！”“我正在工作咧，”我简直是在恳求她了，“我过两分钟就要动身去莱切斯特。”

“真了不起，好极了，在厕所里擦。你真是好风光，好显贵，而我就两个人栓在家里，那个小人连话都不会说咧。总之，我打电话是要说我已经安排我的装修工明天顺道去你那里给你做橱子，在你工作时乏味地来烦你。他叫克瑞·威尔肖。再见！”

没等我回话，电话又响了，是茱德，呜呜咽咽的，像头受气的小绵羊。

“好吗，好啦，茱德。”我把电话夹在下巴下，想把剪报装进我的手袋里。

“那个狠心的理查德。”

哦，天，圣诞过后，我和莎朗说服茱德相信，如果她再去跟理查德谈什么没有根基的义务问题，她准得被送进精神病院，因此他们也就不会再有若即若离，年复一年的齟齬，最后以她被送进疯人院，靠国家赡养而告终。

她剪掉了头发，开始按时上下班，穿皮夹克，入时的兜裆牛仔裤，以奇妙的自怜的技艺，把他丢弃了。

每一个穿条纹T恤的雨果、约翰尼或者杰尔们都不由得要想入非非，她衣服内里的春光，每天晚上她在电话里扮演着不同性格的女郎，但无论怎样，狠心的理查德仍旧让她伤心不已。

“我正在清理他留下的所有杂物，准备一股脑儿通通扔掉，我发现了这本自助书，书名是……”

“好哇，好，你告诉我书名。”

“书名叫《怎样约会女友：35岁以上男士指导手册》。”

天哪！

“我觉得可怕，真可怕……”她说着，“我再也忍受不了外出与男人约会了……那是个深不可测的陷阱，我打算永远走自己的路。”

友谊是重要的，也不可能在不多的时间里到达莱切斯特，要设法摆平。只能给一些原则性的急用建议，还得说是自己的一时想法，如不，你不要那样想云云。

“哦，谢谢，布莉琪，”过了一会儿，她似乎平静了些，“今晚我能见到你吗？”

“唔，好哇，马克也要来。”

那头没声了。“好吧，好吧，哦，不，你去乐去吧。”她冷冷地说。

哦，上帝，自打有了男友，对茱德和莎朗就有了负罪感，像背信弃义的游击队叛徒似的。已经和莎朗约好安排明天去看茱德，只能今晚在电话里交流一切了，这样似乎还行。好吧，现在就给玛格塔打电话，看她是否还会觉得乏味，让她也认识认识工作的魅力的反面又是怎样。

“谢谢，布莉琪，”我们在电话里聊了一会，玛格塔说，“自打有了孩子，我真的觉得情绪低落，孤独。杰雷米明晚又要加班，你能不能过来坐坐。”

“唔，好吧，我打算去看茱德的。”

一声沉重的叹息。

“我想我已经是个太无趣的已婚家庭主妇，没人愿意与之交往了。”

“不，不，好了，好了，会好的！”我语无伦次地补充道，

就知道茱德会缠绵于与理查德的情感纠葛之中，不能自拔。补救措施，说什么也迟了。现在我也真的迟了，为不得不去莱切斯特，压根也来不及读猎狐剪报了。也许可以在车上读，等红灯的那点空当。想想是否应该赶快给马克·达西去个电话，告诉他我去了哪里？

唔，不，不明智，但，要是回来迟了呢？还是打个电话吧。

电话就这样：

马克：我是达西，谁呀？

我：布莉琪。

马克：（顿了顿）是吗？嗯，一切都好吗？

我：是呀，昨晚真是很不错，不是吗？我的意思——你知道，当我们……

马克：我知道，美妙极了（顿了顿），我正和那个印度尼西亚大使在一起，他眼下是大赦国际^①的首脑，国家贸易工业部的副部长。

我：哦，对不起，我就要去莱切斯特，我想我得跟你说一声，以防有什么事。

马克：以防什么……怎么啦？

我：我的意思以防我……回来迟了。

马克：是吧，好吧，为什么不到了以后再打电话来？

好吧，好，再见吧，噢。

唔，我不该打电话给他吗？在《爱你不在身边的情人别迷

^① 原文为 Amnesty International，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一个国际组织，旨在“专事”调查各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及“争取释放因政治、宗教等原因而被关押者”。

了心窍》一书中特别指出他们最不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在他们忙着的时候，你没来由的打电话找他。

下午 7:00 回到寓所

一日噩梦暂息。一路塞车、挤车，到达了被雨水冲刷过了莱切斯特。敲着一幢大房子门，这四四方方的房子周围都是马厩。还有 30 分钟就要播放此次采访节目，突然门猛然打开，门里是一个高大的男人，下穿一条灯芯绒工装裤，上穿一件相当性感的袋式工作夹克。

“哇，”他拿眼睛上下打量了我一下，“最好还是进来，你的同伙在屋后，你一直在哪里的？”

“我是从高层政治轶事报道组抽调出来的，”我傲慢地回敬他。他把我让进一间大厨房，那里有一屋子的狗和一些马鞍，突然他转过身来，愤怒地盯着我，拍着桌子。

“原以为是自由自在的国度，一旦他们对我们说，他妈的不允许我们夏天打猎了，这不就完蛋了？”

“好吧，你还可以说些关于维持奴隶制的话，是吗？”我结结巴巴地说，“你可以割掉猫耳朵，对我来说，这不像是绅士的做派，一群人和狗追赶一只受惊吓的小动物以取乐。”

“你他妈见过狐狸是怎么样对待鸡的吗？”雨果先生低声吼着，脸都憋红了，“如果我们不捕猎狐狸，这乡村就会被毁了。”

“可以开枪打呀”，我也恶狠狠地逼视他，“人道一点，周末也可以追击别的什么，就像在做‘灰狗’赛跑^①，在一条电轨上拴上个长毛绒小动物，抹上狐狸的气味。”

① 一种数条猎犬在跑道上追逐电动假兔可下注赌博的跑狗比赛。Greyhound 又是美国一长途汽车公司名，直译为灰狗，为的是通俗、形象。